

魏书

卷八十一



魏書卷十九上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良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
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
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
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

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卽位恭宗宮人有子者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大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爲內都大官薨謚曰

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旣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土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恆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元年薨

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肩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妻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資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衰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旣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亾日無歟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尗朱榮以融爲直閣將軍及尗朱兆入洛融逃入閭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尙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効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闢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

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卽位拜侍中
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贖貨削除官爵後除祕書監還復
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爲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
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
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
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
腳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
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
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
太子於八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旣爲沙門更名僧懿居

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昂字伯暉襄薨

子悰字魏慶襄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昂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恆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卽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顯入洛逼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遷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

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南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
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尙書事
薨贈太師錄尙書

子沖襲無子國絕

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南征賜爵饒陽男
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
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遙以諸胡先無籍貫姦良莫
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
構遙云取納金馬御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敕
有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祿大夫時冀州沙門法慶旣爲祿幻遂
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
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

菩薩殺十人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
識唯以殺害爲事於是聚眾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
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黃棗城伯麟戰沒凶眾遂盛
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
遙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
遙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軍張𧆚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
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麟於都市初遙大功昆
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
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
缌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
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
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

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
起題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
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織二千匹所以存慈暱此皆先朝殷勤
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
己者眾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
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
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
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
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
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翛然已及其
諸封者身亾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
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尙書博議以聞尙書令任城王澄尙書左

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

遙弟恆字景安粗涉書史恆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眾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旣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驥貨賜死國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

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卽語暉業終如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于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唱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閒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閨闥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

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鬱弟偃字仲璇位大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景明三年誕訴云伯
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以罪除爵爵由謬襲應歸正詔以
偃正元妃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聽紹封以纂先緒誕既襲爵除
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驃驢無不通奪家之奴隸悉
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
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吾至來一家未
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曰靜

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

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
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眾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爲
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興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眾十餘萬屯孤
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
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於孤山乘勝追奔三十里獲其
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
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
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
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
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
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
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

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翕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簡選不平眾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爲

所圖雲不從敕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後除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

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

逞弟況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爲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修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

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修義爲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遷秦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十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尙書及在銓衡唯專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敍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眾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自劫此非大賊乎修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修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諭之乃止二秦反假修義兼尙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修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耄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